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冯 由 礼 编

本集责任编辑：孙韵清

封面设计： 万 庆

342

世界电影小说集 20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

宏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10.75 插页：4

字数：200 000 印数：2 000

1990年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106-00231-3/I . 0025 定价：3.70 元



《一颗新星的诞生》

《将军们的夜晚》



《有和没有》



《古 都》



《盼望礼拜天》

《铁皮笛》



目 次

天国的车站	陈玉通 (1)
卡比莉亚之夜	肖 章 (22)
偷东西的喜鹊	春 亭 (41)
玛莉娜的命运	陈 涓 (60)
铁皮笛	许 颖 (88)
古 都	许浅林 (111)
穿粉衣服的姑娘	曹允迪 (130)
盼望礼拜天	胡祥文 (158)
一颗新星的诞生	符泉生 (185)
永别了, 武器	阿 煜 (205)
将军们的夜晚	陈宝光 (225)
有和没有	符泉生 (245)
魔窟逃生	晦 存 (263)
M	薛赐复 (278)
西西里帮	荀晓敏 (298)
夜长梦多	胡祥文 (321)

天 国 的 车 站

天 国 の 駅

日本东映公司出品（1984）

编 剧：早坂晓

导 演：出目昌伸

摄 影：饭村雅彦

主要演员：吉永小百合（饰佳代）

西田敏雄（饰福见）

三浦友和（饰桥本）

真行寺君枝（饰幸子）

丹波哲郎（饰伍十泽）

1960年6月11日，天气阴霾。随后，便下起不大不小的雨，淅淅沥沥没个停了。女犯林叶佳代望了望单间牢房的玻璃窗，只见雨水迷离的窗外，是铅灰蒙蒙的天、模糊得有些变形的东京小管监狱的建筑物，别的，就没有了。她微微摇了摇头，拿起口红，对着一片残镜，平静地化起妆来……

几分钟后，她在两名女看守押送下，来到仓库样的大棚里。早等候在那里的穿黑袍的牧师，庄重地要佳代忏悔，要

她想想被她杀死和因她而被害死的人。“你应该赎罪。你马上就应召，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佳代注视牧师良久，突然道：“我长得很美吗？”

牧师禁不住上下打量她。但见她体态苗条，面容姣美，决不象年已47岁的女人，便由衷地说：“你确实很美！”佳代脸上显出欣慰的神色。

这时，一扇大门无声开启，露出刑场的一切：绞架、高台。面对垂下的绞绳套，佳代依然很平静，只是刹那间，感到面前一切都奇怪地逝去，而往事历历在目，一幕幕是如此地清晰……

15年前，也就是昭和30年（1955）时，佳代刚满32岁。



面对垂下的绞绳套……

按年龄讲，是步入中年了，但佳代容貌宛若妙龄少女，且有着少女不具的迷人风韵。当时，她住在以出产锦带著称的小镇结城，并且以织锦带为业。由于妇女们穿和服必备锦带，锦带的织造也便十分讲究，上乘者，简直就是工艺品了。佳代织的锦带虽不能在结城拔尖儿，但她却是结城锦带织女中出名的美人。而她的出名，有人说，又跟她嫁了个残废丈夫有很大关系。“佳代么，那可是一朵漂亮花儿插在烂泥里啦！”

佳代的丈夫林叶荣三本是个完全强健的男子汉，虽算不上是什么美男子，穿戴起来，倒也和佳代般配的。不承想，他和佳代的婚事刚说定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每况愈下，频频扩军，征兵通知书终于来到林叶荣三手上。林叶便决定和佳代结婚。婚礼当天，林叶就被征兵的人带到部队去了，“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”本是人生幸事，临到林叶荣三头上，却变成“结婚如未婚，新郎变新军”的灾难。他俩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。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，林叶虽侥幸拾了条命回来，但却变成下肢完全瘫痪的重残人了，只能架着双拐艰难地挪动。

战后的日本，就象林叶的残躯，生活是艰难的，佳代守着林叶荣三度日，就更加痛苦不堪了。虽然体残，荣三仍尽力帮助佳代维持生计，时常去染店取送织锦带要染的线。通常，他送到染店的线，都由一个叫田川一雄的大个子染工去染。这田川一雄长得挺丑，还瞎了只眼，举止笨拙，人们都认为他傻呼呼的，其实他心地善良，忠奸美丑、善恶是非并不糊涂。每逢荣三来店染线，他便凑上去嘿嘿地傻笑，向老板表示愿接这活儿。荣三便说：“他喜欢染我的线，兴许是同病相怜，都是残废人的缘故吧！”

行动困难，使荣三出趟门便得耽搁好长时间。这就使佳代时常孤寂地独自织锦带。其实，即或荣三陪伴在旁，恐怕也徒增她难言的烦恼和痛苦。重残的荣三，已失去过夫妇性生活的能力。再加上他为此郁闷，脾气愈益暴躁，妒嫉心愈重，老怀疑美貌的佳代背地里跟什么人私通，三天两头地发火动怒，使得佳代身心备受折磨。

荣三每次回家，总是偷偷摸摸地先隔窗窥探一番，看看是否有野汉子在屋里。这天，他又窥视，只见佳代精神专注地织着锦带，正想离开窗户，听见有人在背后说：

“喂，要不要我帮你忙？”

荣三回过脸来，只见一个年轻的巡警，推着辆自行车，在不远处等着回答呢。荣三嘴里说着“啊，不用，不用”，脑瓜儿里却狐疑之极。如果这巡警是个上点儿岁数的，或者相貌凡俗些的，也许随后一连串的悲剧未必会发生罢，偏这巡警不仅年轻，且仪表堂堂，是个挺英俊的25岁上下的小伙子。他叫桥本浩一。荣三一腔妒火，进屋后怒气冲冲劈头问道：“那年轻的警察来过了，是吧？”

一直埋首织锦带的佳代全不知外面发生的事，被问得莫名其妙，惶惑地摇头。荣三却粗暴地扑上来，要剥掉佳代的衣服，检查佳代的身体。

“刚才这屋里有男人啦！”

佳代挣扎着，屈辱的泪水打着转，但仍然耐心地解释，摆脱了荣三的纠缠。

窗外的桥本目睹了荣三进屋后发生的一切。

结城是个小镇，谁家若出了什么事儿，很快就家喻户晓

了。因此，桥本作为“片儿警”，自不难熟知佳代和荣三不和的来龙去脉。不能说他没有同情可怜佳代处境的一面，但他趁荣三不在家时，近乎强迫佳代献身于他之后建立起来的爱情，却不是纯正感情基础上的爱情。只是佳代却以全副身心痴情地爱着桥本。一来二去，镇上风言风语多起来。荣三留心佳代行迹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亲眼目睹了佳代和桥本在镇郊河畔蒲草丛中欢会的情景，气得七窍生烟。当晚，荣三毒打佳代，吼叫着：“我非告诉警察署不可！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。不开除他，你也不死心！”

佳代任凭荣三殴打，忍着疼痛哀求荣三不要告发桥本，说他并不是坏人。这使荣三更加愤慨，抡起拐杖又打起来，



荣三毒打了佳代。

还狠狠地说，再见到桥本，非宰了他不可！……

桥本感到不除掉荣三，自己说不定哪天便会成阶下囚。便找来杀虫的农药硫酮，要佳代相机行事，下到酒里毒杀荣三。一天晚上，荣三又毒打佳代，打累了，要酒喝。佳代去厨房取酒时，桥本已站在窗外，一再怒目示意她下毒。佳代犹豫不决。桥本执意要她下手。佳代一狠心，从怀里摸出那包农药，哆嗦着把白色粉末倒进酒中……

荣三当夜就死了。警方未认真查处，断为脑溢血病亡。桥本心中有鬼，生怕事情败露自己吃官司，便辞了职，接着又到东京法政大学夜间部学习去了。桥本的花言巧语，使佳代信以为真，按月给他寄学费和生活费。她忍受着孤寂，日夜辛劳织锦带，换来钱供养桥本读书，她觉得，只要能够得到桥本矢志不渝的爱情，自己再苦再累也愿承受的，况且，付出血汗供养桥本在大学毕了业，自己处境就是改变不了多少，那么这种患难中建立的爱情也是极宝贵的。佳代对未来充满美好幸福的憧憬和希望。

半年后的一天，佳代满心喜悦地去结城火车站迎接桥本归来。不料，桥本竟带来一个叫清水幸子的姑娘，又向她介绍佳代说：“这是我姐姐。”佳代看桥本和幸子亲亲热热全没拿自己当回事的劲头儿，心头如同浇了一盆凉水。呆愣好一会儿，喃喃着：“姐姐……？”虽不知桥本葫芦里又装的什么药，但本能地意识到，先前的美好期望只是幻想罢了！

把他们接到家里，安顿好后，佳代又坐到织机前干活，内心十分凄楚。夜深了，佳代望望窗外，只觉得自己的未来，

直如沉沉无边的黑夜。

桥本走下阁楼，不顾佳代感情上的痛苦，搂住她就要寻欢。佳代挣脱了。桥本说，幸子是他所在大学餐厅的服务员，跟她在一起，不过是玩玩罢了。“你记住，这是为了遮人耳目。要是不跟她弄成假夫妻，哪能保住咱俩的真夫妻呢！”说罢，就又扑上来。

佳代被他的甜言蜜语糊弄得将信将疑，听凭他关上电灯。但很快她清醒过来，理智冲跑了本能欲望下的软弱，猛地全力推开要做爱的桥本，“啪”的一声打开电灯：“你走！快走！”

桥本有些吃惊，意想不到佳代竟在这种时刻有勇气撵自己走开。他既感到扫兴，又觉得丢面子，继而他说，要让他离去可以，先决条件是必须给他一笔钱。佳代说，每月所得大部分都供给他上大学了，哪里还有钱。桥本阴阳怪气地笑着，逼迫佳代把房子卖掉。佳代深知，面前这个男人是人面兽心的家伙，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，他是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的。两人的感情已非昔比，弄僵了，他若指控自己毒杀亲夫，事情就要闹得不可收拾。回顾往事，佳代心如刀绞，悔恨的泪水淌流出来，颤抖着说：“那杯毒酒我真应该喝了啊！”

“这好办，你要是也要那毒药，我再给你！”桥本却冷笑着说，丢下哭泣的佳代，上楼去了。

幸子早就被楼下的动静所吸引，听清事情的原委。楼梯响时，脸已气得发白。桥本一到楼上，她便愤怒地斥责道：“你这人太坏了，撒谎一点不脸红！”

桥本却涎着脸不知耻地说：“这就怪你不懂事了，为了钱嘛。我穷的当当响，要到东京上大学，没人供钱哪儿行呢！”



幸子愤怒地斥责桥本。

说着就要搂抱幸子。幸子严正地表示同桥本一刀两断，索还他所借的钱。桥本一副无赖相：“等我把这房子卖了就还你钱。”他俨然把自己当作佳代家的主人。

佳代理想破灭，倒也不想留在原地触景伤情地过日子。就把房产变卖，大部分钱给了桥本，打发走了这个衣冠禽兽。

幸子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。一片赤诚地打算跟桥本结婚，才辞掉工作跟他来到结城的。真相大白，她已无处留身。同是受骗被害者，幸子对佳代产生了由衷的关怀，见她神情恍惚、万念俱灰，担心她寻了短见，便不离左右地劝慰她开导她：“为那种人去死，才不值呢！”佳代为幸子的真诚所动，患难之交，使她们成了姐妹。好在手头有些余钱，佳代又会织

锦带，两人便打定主意去开拓新的生活之路。于是，她们奔向了绵谷温泉乡。

温泉乡地处红叶遍山的峡谷里，风景秀丽，既是旅游观光胜地，又以温泉浴场驰名遐迩，吸引着疗养者。

佳代和幸子在这里落了脚。经过一番奋斗，靠着佳代织结城锦带和出售用织锦制做的钱包、小提包赚来的钱，7年后，在温泉乡开了一家工艺土产品小商店。佳代自产自销地经营着名为“姐妹”的这小商店；幸子不会这门手艺，便去当了艺妓。她们的日子虽不富有，倒也舒适小康。

一天下午，有个身材壮实的中年人进到店里，正在织锦带的佳代忙起身相迎，来人却俯身看着织锦说：“这是结城锦吧？……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佳代一愣，抱歉地说：“啊，真对不起啦，您是哪一位？”

“我是结城警察署的伍十泽呀！哦，我还和你死去的丈夫挺熟的。我们是战友了……他死的太惨了，听说是脑溢血？……哦，对了，桥本不跟你在一起了？”伍十泽管自说着，并不等回答，只在说到桥本后，才突然顿住，盯着佳代。

佳代开始一听来人说是结城警察署的，脑子里就“嗡”地一声，这时又听到问起桥本，更加慌乱，顺口说出：“哦，他想到东京念大学，所以就……”话到半截，又后悔如此不打自招地说出跟桥本的关系来，便不说了。

伍十泽忙接道：“所以就分开了，是吧？”

佳代镇静下来，忙端茶让坐，同时思索着如何应对。不想这伍十泽喝了口茶，单刀直入地问起农药的事儿来：“知道硫酮吧？白粉末，透明，杀虫药，也能杀死人。放到水里，

还有股味儿，要是掺到酒里，可就闻不出来了，而且喝下去随酒劲扩散，毒性更大呢！”说罢，又注视着佳代。

佳代抑制着心中的恐慌，脸色平静地摇着头：“先生，您说的这些我都不明白怎么回事。”

正在这时，幸子取衣服回来，打破了沉闷。

“你的妹妹？”伍十泽询问说。

“不，很象我妹妹。”佳代见伍十泽站起来要走，又道：“先生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事儿，是来这里参加同窗会散散心的。”伍十泽道了声谢，便离去了。

伍十泽的出现，使佳代心事重重。

夜里，佳代和幸子去露天温泉浴场洗澡。幸子对她说，她在旅馆跳舞时曾碰到了伍十泽，他向她打听了佳代死去的丈夫的事。“可我从来没有见过姐夫啊！姐姐，他是怎么死的呢？”

佳代正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时，忽听板墙外有喊叫声。一听语声，便知是那傻乎乎的田川一雄又和谁干上了。田川一雄早在荣三活着时，便悄悄在心里爱上佳代了，所以荣三送来佳代织的锦布，便愿意去染。荣三死后，他不知怎么打听到佳代行踪，辞了染店的活计，也到温泉乡谋生，受雇于大和阁温泉旅馆老板福见康治。福见见他傻憨，就叫他当勤杂工，脏累的粗活儿都让他干。田川却不计较这些，他感到，只要能在佳代旁边就是幸福。他明白自己长相丑陋，便把深挚的爱埋在心底，处处护卫着美丽的佳代。每当佳代和幸子去露天温泉洗浴，他便在板墙外巡逻，任谁也决不放进去。